



仇

海

孽

缘

下

卧 尤 生 著

仇海孽缘

卧尤生 / 著

下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黄涤明

封面设计:莫高翔

仇海孽缘

卧尤生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湖南财经学院印刷厂印装

开本:32 印张:15 字数:350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书号ISBN7—221—03253—X/I·504

定价:10.80元(上、下册)

第十四章 大侠小出手

瞄着阮郎被擒，马一飞这次没有不顾一切冲上塔去拼个你死我活，而是机敏地闪到了路旁的树林里。太多的血给他写下了一行戒律：大丈夫能屈能伸！伸当叱咤风云，屈可和血吞齿，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他忍着内心的一阵阵终痛，窥视着镇波塔那边灯熄人散。他叮嘱自己千万不要乱了方寸，首先做好两桩事：一件是埋葬关叔，一件是尽快找到阮郎的师父。

他负着关叔遗体沿湖寻觅。这里低了，涨水会淹没；那里露了，会引起路人生疑；这里没有气势，与关叔形象不合；那里过于脏乱，与关叔人品不配……

终于，他寻到一处矶头湾，这里依堤面水，气势浩浩，石洁草净，人迹罕至，天生为关叔备下的歇息之处。

他小心翼翼从已热汗淋漓的脊背上放下关叔遗体。看好一处，拔出剑来掘土为坑，之后，将遗体放入坑里，将那柄大刀放在遗体旁边，一边洒泪一边培土。当湖边此处隆起一座新坟时，他又去找来一块极洁净的石头，立在坟前作了一块无字墓碑，碑虽无字，心却有声：此后年年清明时，湖边来寻无字碑！

他默默流着泪，默默做着这一切，默默地承受一次永世难忘的心志的锻炼，他不是自号“百炼客”么？此次是第几次“炼”？浩浩湖水宁静而不语。

当新坟隆起石碑立就，他按照父辈大礼跪在坟前规规矩矩叩罢三个响头，起身仗剑离开时，他发现自己真正长大成人了。他确信关叔的胆识心劲已象“雷神赐力”那样传给了他——马一飞。

接着便该做第二件事了。夜色里，他再次端详阮郎隔网塞给自己的那根竹竿：碧绿晶莹，滑润可手。长不过五尺，粗不过一握。他将凭它去益阳找到阮郎的师父。哦哦，益阳本是著名的竹乡，难怪阮郎的师父给了他这样一根竹竿。

马一飞又回到岳州城南，寻到那匹马，骑上去策马飞奔。常说“马无夜草不肥”。方才这马给马一飞拴在一片草地上。啃了半夜青草，此刻奔起来更是快捷。

次日晌午时分，马一飞终于赶到了益阳。

益阳，亦湖南重镇也。一条羊肠小街顺着资水弯弯曲曲，足有十里长。十里麻石街道上行人熙熙攘攘，卖菜的挑黄携绿，卖布的肩花披彩，卖肉的吆肥喝瘦，算命的说阴道阳……最是那卖凉席的令人瞩目——益阳盛产水竹，益阳女子善编竹席，便将那水竹薄薄刮成篾皮，十指尖尖织成竹席，铺开花匀纹密，卷起柔如叠纸，睡上去遍体酥凉，一身暑热汨汨从席下漏走，尤其奇妙的是此凉席睡第一年翡青，第二年嫩黄，第三年浅棕，待睡过三个年头，到第四年头上，席面通体红亮，隔光透影，泼水不沾，折之不断，此后红色渐渐加深，待到第九年上，已成为红油油光闪闪的消暑歇凉无价宝。相传昔日有一位京城里的相国千金，下嫁给益阳一位篾匠，就是因为看中了两样：一床油红闪光水竹席，一手飞篾穿花织席艺，此凉席中之精品，历来为皇宫之贡物，更多的凉席则由机灵水嫩的益阳女子扛了，在街巷里亮开甜脆嗓门，唱歌一般吆喝：“水——竹——凉——席哟……”直叫不想买席的人，也掏空腰包买了一

床去。

马一飞打量着益阳这一幅幅的街景，心里叫起苦来：如此长街，如此多人，上哪里去找阮郎的师父？

街边，窜过来一个凸额猴脸的小儿娃子，用根破笔杆敲着一只擦得锃亮的旧铜盆，追着马一飞巧言兜揽：“大爷，买不买？此乃上品铜鼓，祖传古玩，天下独此一只！听这响声，只卖五十两银子！五两要不要？五钱！再不能少了！五钱银子买了去做洗脚盆、尿盆，真够便宜！做不得尿盆？保险做得！原先就做过的……”

马一飞好不心烦，莫道我不要尿盆，便要你白送我，我还难得带在身边累赘呢。忽又心念一转，何不向他问询要找的人？便道：“小子，你那狗屁铜鼓，大爷看不上眼，不过，大爷问你一件事，若答出了，大爷可赏你五钱银子的！”

那小子双眼放光，连连道：“大爷请问，请问，小子我乃益阳土生土长，天上的晓得一半，地上的全晓得！”

马一飞道：“你可认识一位笛侠？”

那小子猴眼几转，摇头道：“断无此人。小子串街走巷，串江走滩，从未听说有一位踢虾的。”

马一飞心里一沉，这小子都不知，我又上哪里去找？是否当时镇波塔上听走了音，阮郎说的是“提辖”而非“笛侠”？当年水泊梁山一百单八条好汉里，不也就有个鲁提辖？想来“提辖”乃一官衔，怪道这小子不知。看来得去问官府衙门？

马一飞闷闷不乐，信步走去，不觉一到大码头。此乃益阳街上最繁华热闹之处，马一飞无心观赏。见到街边一处小吃担子，忽觉肚子里“咕咕”叫开了，想起自昨夜离开陆家去刺卞彪起，迄今未曾进食。那匹马倒是在进益阳时已寄放客栈喂食草料，人也该填填肚子了。

他叫了两碗“百粒丸”。此乃用稻米打浆，再用漏斗滴入滚水中煮成，吃时再放酱醋姜葱香油辣椒每碗百粒，状若珍珠，嫩滑可口。此亦可谓益阳风味小吃，后有一郭姓人家专营此业，打响名牌，遂成大富。此乃后话。

当下马一飞一口气便吃下一碗，待他慢慢品尝第二碗滋味时，忽听一声喊：“就是他！”

马一飞暗暗一惊，循声望去，见那猴脸小子引来一条大汉，正朝他指指戳戳，走了过来。那大汉一足微跛，双眼不看马一飞，却盯着马一飞靠在桌边的那根竹竿。

猴脸小子对马一飞道：“大爷，这是我们头目，你要找踢虾的，我们头目知晓！”

马一飞大喜，忙起身以礼相见。

跛足大汉道：“在下姓余，一足不便，是以人称‘余铁拐’。少爷要找笛侠，可随我来。”

马一飞再顾不得吃那碗百粒丸，喜孜孜提了东西就走。

猴脸小子伸出手来：“五钱银子给我！你说过找到了给我五钱银子的。”

马一飞一怔，继而哈哈一笑，摸出一两银子递给他：“应该给的，应该！”

猴脸小子接过银子，掂一掂，分明觉出了份量，忙道一声：“多谢大爷！”挟着他的那“家传铜鼓”，欢天喜地去了。

余铁拐把马一飞带到资江岸边，马一飞放眼一望，但见一江碧水，几叶素帆。大码头本是一处港口，密密泊了许多船只。对岸一线峭壁，山岩赭红，林木葱绿，上依蓝天白云，下托约绰倒影，好一顿天生美景山水画！却又见这边沿岸，陆续有些年轻女子年老婆婆，提了马桶来江边涮洗，哗哗有声，使人想到清清江水中竟日复一日掺进如此秽物，不免大煞风景。

余铁拐见马一飞驻足打望，以为他在观赏对岸的一处名胜，便指点道：“喏，对岸亭阁隐约处，便是益阳胜景裴公亭，相传前朝宰相裴公隐退回乡，在此设堂讲学，有一只白鹿连续三个月开讲即来，伏地静听，讲完才走，一日不隔。后裴公得道，此白鹿亦羽化成仙，于是后人建此裴公亭以为纪念。那亭柱上有一幅对联便是指这个故事。”

马一飞兴趣大涨，问：“余哥可记得那幅对联？”

余铁拐道：“在下不喜文墨，但这对联却甚好记忆，‘五百年前悟道，九十天里参禅。’”

马一飞心里大喝一声“妙联”，浮起一缕惆怅。如此好景，却只能望江兴叹，有待下回再来一饱眼福了。

说话间，余铁拐已领着马一飞来到一处僻静的江湾。一湾碧水泊着一只排筏，筏头盘腿坐着一个精瘦老倌，对了江水正颌首抬臂横吹一支竹笛。笛声裹着一团团柔韧绵长的思绪向人扑来。

余铁拐蹑足带马一飞来到筏边，打个手势叫马一飞别动，二人垂手静立。

马一飞且喜且疑：果然是笛侠——弄笛之侠也，人是没找错的。但，这就是阮郎的师父？精瘦瘦的一把老骨头，高不满五尺，重不足百斤，他能救得了阮郎？笛子倒吹得满动情，可去西门戈手里救人，要的是武功，而不是笛功！

一曲终了，余铁拐正待开声，笛侠未曾转过脸来，却道：“上来说罢。”

上筏之后，余铁拐道：“师父，此人从岳州来，手持阮少主法杖！”

笛侠猛地转身过来，盯着马一飞手中竹竿，双目精光如电，衬出那骨骼铮铮的古铜色脸庞威严难撼，嘴里却甚是和

葛：“出了什么事？阮郎怎么不来？”

马一飞语带愧意，把经过大略讲了一遍。当讲到阮郎身陷捆仙网时，一直不动声色的笛侠浑身一震，手中竹笛“叭”地掉进江里，霎那间被江水浪去一丈多远。

余铁拐大惊，他深知此笛乃师父爱物，便作势要投入江中去捞。

笛侠左手拦住他，右手舒掌朝江中一抓，一线掌风将江水都劈出一路凹槽，直至竹身处，“唰”地一声，竹笛已在笛侠手中。只见一线水珠滴近，笛侠手中竹笛却已滴水不沾。

马一飞心里暗吃一惊，似这等内功摄物的本事，非一般高手所能具有。看起来这位笛侠武功不同凡响，果在人不可以貌相，看笛侠手中那管竹笛，长仅一尺有余，色泽紫亮如精铜铸就，想是被笛侠朝夕摩抚吹奏了数十年罢。又叹这益阳果然不愧为竹乡，不但有上好竹器竹席，还有如此竹杖竹笛！

笛侠将竹笛斜插在腰，对余铁拐道：“阮郎这次失手，实在是为师的过错。上次为师去岳州，原就拟定阮郎任岳州堂主的。不料仁济堂风波骤起，为师看不过去，插手一番，致有耽搁，不然，有岳州堂众力相助，此次便未必失利。现阮郎身陷敌手，莫若你随为师去一趟岳州。”

余铁拐道：“但凭师父调度。”

笛侠道：“事不宜迟。即刻起程。”当下约定：笛侠与余铁拐乘排筏从水路走，马一飞有坐骑，则从陆路走，两下在君山会合。

笛侠对马一飞道：“救阮郎不用你出手，你到君山后，不宜露面，且自休息。恐怕另有一桩紧要任务须请你完成的。”

说罢起身，长篙一点，排筏已如箭离岸射出数丈。

马一飞策马赶回君山，已是夜深，好在这次不甚紧张，路

上备了干粮吃食，取出些吃了，便在酒香亭找个地方和衣而卧，一边温习昔日在此结拜兄弟的旧事。

次日，惦着营救阮郎之事，杳无音讯。欲去岳州城打听，又恐西门戈爪牙认出，重惹事端。只得依笛侠之嘱，闷闷呆在君山。

日上三竿之后，君山游人渐多，马一飞怕招人耳目，去渡江店沽了一壶酒，买了一包猪头肉，寻到秦始皇留下的“封山印”古迹边一处岩石旮旯里，边饮边吃，不一会，酒净肉光，他亦昏昏睡去。

正不知睡了多久，一阵争嚷之声使马一飞骤然惊醒，急抽出枕下之剑，屏气细听，不觉大大松了一口气，原来是有两人对弈，为一着棋争执起来。

马一飞冷眼窥去，这两人均已五十开外年纪，一胖一瘦，分明是岳州城里有闲之人，嫌城里声色犬马过于喧闹，相约寻来这里弈个痛快。秦始皇当初在此盖下封山印时，想必是坐着盖的，于是在封山印边便有一块较平的石台，正好供二人手谈之用。

胖子大约输了，要悔棋，瘦子不让。

胖子嚷道：“老兄你这一枚子儿下得简直是太……太阴险了！我这一块都成了死棋，不成！”

瘦子慢条斯理驳道：“阴险？那城里西门老板，在镇波塔设机关擒住那青年娃娃，算不算阴险？又将这青年娃娃枷在笼里示众三日，意在引更多的对手入其彀中，算不算阴险？老弟你摆下机关、安下诱饵等我上当，我不过是不象那青年娃娃照你的棋路走，只另着一子以破了你的陷阱而已，是谁阴险，老弟？”

胖子见对方句句在理，自己无言以答。又输势已定，干脆

伸手一搅，弄乱了棋局。

瘦子哈哈大笑：“人道世事如棋，然也。眼看岳州这一盘棋，就让人似老弟你这一搅，乱得个不亦乐乎？”

胖子恼羞成怒：“你说西门老板的坏话，我已绕过你一次了，你再说，我定拉你去积善堂，那时就由不得你在棋盘上要聪明了。”

瘦子软怯下来：“下棋下棋，莫言其他。来，重开一盘，你定能赢……”

马一飞已无心细听这样一对棋友的对话，仔细琢磨着这里头的点滴消息：阮郎已被枷在笼里，示众三日！今日不已是第二日了么？阮郎示众之举，西门戈有更大阴谋，笛侠此行是否顺利？

他想跳出去问那瘦子更为详细的情况，但又怕那胖子是西门戈的人，倒暴露了自己。

煎熬之中，又过罢一昼夜，已是阮郎示众第三日了。马一飞无论如何再也在君山呆不住，猛然想起那次与关大昌一道易容化装去赚贺半城，不也曾在岳州街上行走而无人能识么？可惜那次易容是关大昌所作，自己并未学得其法。但大抵是尽其可能遮住本来面目罢了。他寻思一番：从湖底掏来一团烂泥，又从渡口店家讨得一些锅灰，将烂泥在衣衫上斑斑驳驳抹了，锅灰胡乱擦在脸上，从路边捡来一顶破笠和半截草席，破笠扣在头上，草席卷了内藏长剑，双手一抄，两眉一耸，往那湖水倒影一打量，居然一个十足的乞儿！

他渡湖过来，直奔岳州城里。

岳州城里如同往常。尽管城南镇波塔如临大敌，九层塔上层层设伏，龙脊捆绳已依然装好，西门戈仍亲临九层塔顶坐镇，卞彪、罗彬等分别守卫在五层塔门囚禁郎即的铁笼边，但

城里气氛依旧，该经商的经商，该办事的办事，该哭的哭，该笑的笑。仿佛谁也不知镇波塔的事儿。因此也就证明谁也与那里的事儿无关。人们只是在相视一对眼神时，才暗暗示意一下，等着吧，今日有好戏看的！

马一飞低头垂眼，佝偻着身子，穿街而过，无人理他，他双脚竟老马识途把他载到了原先的老家——眼下的积善堂前。

大概是店伙们全都派往镇波塔去了，积善堂大门紧闭。但仍可从鎏金的招牌和红漆光亮的大门上看出红红火火的消息。

马一飞气得几乎就要抬腿去踢破那大门。但他咬牙忍住了。他已不是以前的马一飞。他看起来完全是个对此无动于衷的乞儿。只是暗暗咬紧牙骨，漫无目的地顺着院墙转悠，以让心头的怒潮逐渐平息。他知道这院子里单独落座，绕着院墙有一条车路，当时父母这样设计，是为了方便从各方赶来求医求药的患者。

他正懒步拖拖，快近后院，忽听身后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无心观看急病患者赶来求治的场面，便闪到路边，让两辆独轮轿车与一伴人急急越过。

那一伴人与车急慌慌在后院门口停下。马一飞知道那是大门关闭后的通道，车上的病人大概见大门闭上，须从后院进门了。尽管极力克制，但一看到这般般熟悉的场面，仍止不住心里阵阵隐痛。

但他很快就惊愕不止——眼前的场面他并不熟悉！噢——

那一伴人拥车停下，其中一人用极快的手法点倒正待喝问的两个门卫。众人一涌而入，连连呼唤：“夫人、小姐，不好了！”

上官芹与西门娟自进入仁济堂，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过问西门戈的事，也不当他的助手，终日里母女相依度日，此刻忽听呼声急促，语意不祥，不免有些慌乱，双双出来询问：

“什么事？”

一个打手模样的人单腿跪地，带着哭音禀报道：“夫人，小姐，大事不好！老爷在城南设伏擒拿仇家，不料反被仇家打伤，现在在原地调气疗伤。老爷手下卞彪、罗彬等亦负重伤，危在旦夕。老爷命夫人小姐速速前去助他运功调气和护关。为防路上仇家认出截杀，特备了两辆轿车，请夫人小姐速疾登车！”

上官芹与西门娟一闻此言，心碎魂飞，泪如雨洒。上官芹与西门戈尽管平素志趣不投，行事意见相佐，但已是二十年夫妻，情结难解，安危相系；西门娟虽亦对乃父作为大有困惑，甚至敢于当面顶撞，但亦知乃父对她甚是宠爱，父女之情，天性难泯。听说西门戈受伤，且须在原地调疗，便知非一般之伤，岂不惊慌悲伤？

西门娟性急，当时就上了一辆轿车，所谓轿车，乃独轮车上安装一顶小轿，亦用彩缎围起轿帘轿门轿顶，内坐一人，由一名壮健车夫挑握两根车柄推行，轻便适用，唯不及轿夫所抬之轿气派而已。

上官芹上轿之际，突然想到要带一些伤药，说罢一声，转身去拿。

这一伴人中的一个打个手势，西门娟坐的那辆轿车立即启行，几个人簇拥着，车轮吱呀推出院门来。

闪在路旁的马一飞看着这一切，由惊而愕，由愕而惊，由悟而悦。尤其当他辨认出那个出手点穴后又打手势指挥的那个矮瘦家丁竟是笛侠时，他不由大乐了：哈哈，不去塔上夺，却来窝里掏，你捉我一个，我擒你一双，还怕你不与我兑换？兵不

血刃，此计大妙！这矮子老倌不简单，不光功夫好，而且计谋高！

载着西门娟的轿车顺道从马一飞身前方向推去。走不多远，马一飞忽听身后有脚步声响近，他从竹笠下暗暗窥视，心里叫声“不好”，身后道上来了一人，浓眉鹞目，撮嘴凹腮，这不是西门戈手下的马哲又会是谁？

来人果然是马哲。那西门戈在镇波塔布下重兵，严阵以待，自料蓝衫客非一般人物，必有更重要的人物前来援手搭救。所以示众三日，实乃放讯出去，等候三日也。不料此刻三日将满，眼见日头偏西，两端路上毫无动静。忽想到重兵在此，积善堂虽有妻女坐守，但她们未必会主动巡视，放心不下，便派马哲回积善堂巡视一番。

马哲走到积善堂后院门外道上，见有数人推轿车出门而去，行色从容，以为是病者求医不遇而返，饶是他心计再多，也料不到里面坐的竟是西门娟。

院门内，上官芹取药未返，笛侠及剩下数人拥车而候。

院门外，马哲大步流星跨向院门。

只要马哲一入院门，上官芹一出房门，一场妙计便会成为镜花水月！这里一交手，定会惊动西门戈他们，不但救不成阮郎，说不定还要贴进老本！

马一飞心急如焚。想个什么既能拦住马哲，又不惊动太大的法子，以保“掏窝计”顺利进行呢？

就在马哲离院门只剩下三步时，马一飞忽地畏畏缩缩地伸出一只污黑兮兮的手，向马哲怯怯哀求道：“老爷，行行好……”

马哲忽见一个脏兮兮的乞丐拦路求乞，十分恼火，一手捂着口鼻，一手外挥，喝道：

“滚……”

一音刚发，马一飞另一手挟的那卷破草席朝前疾送，里面卷着的剑鞘已飞快地在马哲胸前点过好几点。

马哲立即如中魔一般，僵在原地，一手仍捂在口鼻上。

马一飞大喜！他这是急中生智，想到刚才笛侠进院门时，点倒两个门卫，那点穴的部位他看在眼里，便想到对马哲来这么一手。只不过笛侠点门卫之穴时，每人只点了两下，马一飞唯恐点之不准，用剑鞘之尖在马哲胸前点了六七下，想不到这现炒现卖的法子还真能行！

马一飞点倒马哲，疾奔至院门，却又怕笛侠认出自己来，伸着半个脸朝里吆喝一声：“风紧，扯呼！”说完便溜了。

笛侠正在院内等得心焦，忽听院门有人用江湖行话递信“危急，快走！”心知院外有变，寻思反正已捉了一个，够用了，便打个手势，扔下那辆空轿车，齐齐涌出院门，也不管僵立在那边的马哲，匆匆朝这边追上那先走的一部轿车，簇拥着急急前行。

上官芹亦乃习武之人，自制伤药甚多，功效各异。她拿了这一瓶，又觉得那一瓶也当拿。临出门忽又想到：要是出现了第三瓶药所治疗的伤势呢？取第三瓶药时又沉吟着：也许，还是将第四瓶和第五瓶药都带去的好。对了，第六瓶药也说不定能用上的。唔，干脆把剩下几瓶都带上吧，免得又要临时来取。——她这是妇人通有的拖泥带水，还是夫君受伤后妻子常有的心慌神乱？不太清楚。清楚的是，等她取了药出来，院里只剩下寂寂一部空车。

她还以为车夫喝水呀是行方便去了。既已运走了女儿，不会不记得运走夫人的。她上了车，火烧火燎地等着。

许久仍无人来，上官芹这才觉得奇怪。下车出院一看，见

马哲僵立在道，心知不妙，忙替马哲解了穴道。

马哲穴道被点，身不能移，嘴不能语，双眼却仍可视物。他与上官芹把各自的情况一摆，便知西门戈并未受伤，西门娟亦非运去城南！全都上当中计了。

上官芹对夫君受伤的焦虑立刻变为对女儿安危的悲怆，甚至连佛珠也没心情捻转了！

马哲当机立断：“夫人，敌人倘要进攻这里，夫人变孤军难挡，且此处除了货物，已是一座空城。不如夫人随小可一道速去禀告老爷！”

当下又寻到被塞入院墙水沟的两名侍卫，替他们解了穴道。马哲对两名侍卫怒声训斥道：“简直是饭桶！活活一个人，竟给人点了穴道！再有此类事发生，便要了尔等的狗命！……”他猛地住嘴不骂了，因为他觉得那太象在骂自己。

镇波塔顶层里，西门戈由兴奋到焦灼，由焦灼到疑惑：怎么回事？日头已快西沉，三天期限已满，大鱼怎么还不露头撞网？是消息尚未通到？决不可能，江湖上通风日达千里，时已三日，岂有消息未达之理。那么是对手竟舍了蓝衫客？决然不会。果若如此，那岂不是自绝于江湖？当然，如果真是对手因惧怕而置“票标”（人质）而不顾，那也是大大好事，那么，只等红日西沉，他西门戈就将作出一项超常的举动：宣布三天已到，蓝衫客的“瓢把子”因胆怯未能如期出面，为武林和睦计，当场释放蓝衫客！这样，蓝衫客及其门派就在江湖臭了名声，不击而败，而他西门戈则将因此而声威大张，不战而胜！

他正在塔上想得怡然飘然，忽见远远似是马哲与夫人急急奔来。夫人轻易不出大门，此刻与马哲如此行色仓惶，莫非积善堂出了事？

西门戈心头惊疑不止，不待二人近前，便一纵身从九层塔

上跃下，如一只巨雕掠起呼呼风声，却轻轻落在夫人面前。

上官芹见夫君跃来，止住脚步，却放开悲声：“你要救娟儿呀！娟儿是因为你才给人劫走的呀……”

西门戈闻言大惊：“娟儿怎么了？谁劫走娟儿？”

马哲简略讲了情况：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推着两轿车，点倒门卫，闯入后院，谎称老爷受伤须夫人小姐助功疗伤，劫走了小姐，夫人因取药耽误而幸免……

西门戈半晌做声不得，似乎自己炼的太阴功在对自己发掌，股股凉寒从头顶直直灌下。

可以说，他爱女儿甚于爱夫人。女儿聪明泼辣，有一股野气，他觉得女儿象夫人端庄美丽，更象自己心傲气沉，因此，女儿更象个男儿汉，若不是女儿自己不愿意，他早就教她炼太阴掌了。几十年之后，他西门戈沦为一杯黄土时，将是女儿作为他的影子留在世上。可是，现在女儿竟被人劫走了，这岂不是要他西门戈的性命？

他别无选择。匆匆回到塔里，点派了几名精干家丁，由马哲详述了一番有关形迹，命这几名家丁骑上快马，分头去追探。他知道他不可能立即追回女儿。因为合成一股，劫贼也许一击即溃。但他不可能同时派出几种都有把握胜过对方的人手来。何况，蓝衫客要看守，还要防备人家来劫这里。

红日西沉了，派出的家丁一一返回禀报：毫无踪影，没有形迹，不知去向……

西门戈奇怪了：这一伴劫贼好躲，可那辆轿车难藏呀，车行再快，前后就只差这么一段时间，快马怎么就追不着一点踪迹？

最后一名家丁心细，绕进积善堂瞄了瞄，带回来一封飞镖传书！